

活的魯迅

HUODE LUXUN

姜德明著



87
I210.97
228

活的鲁迅

姜德明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B

378568

责任编辑：陈朝华

封面设计：乐秀镛

活的鲁迅

姜德明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25 插页 2 字数 227,000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书号：10078·3788 定价：1.85元

目 次

读《鲁迅日记》随笔·····	1
鲁迅与民俗·····	13
“无日不处忧患中” ——章太炎、鲁迅在北京·····	24
“我的老同事” ——鲁迅与齐寿山·····	33
鲁迅与林琴南·····	41
落齿的是非·····	44
鲁迅与寿石工·····	47
《域外小说集》逸话·····	50
鲁迅与沈兼士·····	52
鲁迅与钱玄同·····	61
鲁迅与宫白羽·····	92
鲁迅与“国文学会”·····	95
鲁迅与“留经”运动·····	98
鲁迅与尚钺的《斧背》·····	101
《半农谈影》的短长·····	104
鲁迅与《西游日记》·····	107
盲诗人的《枯叶杂记》·····	111

《过去的幽灵及其他》·····	115
《伏园游记》·····	119
鲁迅喜爱陈师曾的画·····	121
鲁迅与淑姿女士的《信》·····	125
鲁迅与马珏·····	129
鲁迅的幽默感·····	131
鲁迅的情趣·····	133
两把短刀·····	135
活的鲁迅·····	138
鲁迅的室名·····	140
“情书一捆”·····	143
《痴华鬘》和《百喻经》·····	145
韦素园的《黄花集》·····	148
鲁迅初到广州·····	151
《蹇安五记》·····	153
《草堂之灵》·····	156
陶元庆之死·····	159
鲁迅与猫头鹰·····	162
鲁迅拟写的“穷”·····	168
《女人与面包》·····	170
《阿Q正传》公演特刊·····	173
徐懋庸注《阿Q正传》·····	175
《一件小事》以外·····	178
闪光的铜板·····	181
炮火中的鲁迅先生·····	184
歌女篇·····	194

“可怕”的母爱

- 鲁迅拟写的一篇文章…………… 196
- 《鲁迅序跋集》的遭遇…………… 211
- 鲁迅与萧红…………… 217
- 茅盾·鲁迅·《中国的一日》…………… 255
- 鲁迅·萧三·关露…………… 258
- 许丹诗挽鲁迅…………… 261
- 王森然笔下的鲁迅…………… 264
- 鲁迅·王正朔·南阳汉画像石…………… 266
- 周作人晚年书信…………… 274
- 内山完造的中国观…………… 279
- 鲁迅见到了休士…………… 282
- “平常的小梦”
- 鲁迅与《果戈里选集》…………… 285
- 鲁迅与蒙克…………… 288
- 鲁迅和戈庚的《诺亚·诺亚》…………… 290
- 鲁迅与《城与年》之图…………… 299
- 鲁迅与梅斐尔德的《你的姊妹》…………… 304
- 鲁迅与日本浮世绘…………… 315
- 后记…………… 322

读《鲁迅日记》随笔

人们最早见到的鲁迅先生的日记，大概是在孤岛时期上海出版的杂志《鲁迅风》上。那时许广平同志早有预见，担心战火无情，特地取出日记来抄录发表，防备万一。当然，发表的只是片断。不幸的是孤岛时期结束以后，许广平同志被捕入狱，鲁迅先生的日记果然被日本侵略者搜去，发还的时候缺了一九二二年的一本。这当然是日本侵略者欠下中国人民的一笔债。如今已成为一项永远也无法弥补的损失了。

一九五一年四月，上海出版公司根据现存的鲁迅先生的日记手稿影印出版《鲁迅日记》，这才使读者得以窥读全稿。可是线装影印本两函二十四册，成本很高，所以冯雪峰同志在写《〈鲁迅日记〉影印出版说明》时即预言一般读者还没有条件得到，他说：“当我们新的国家财力还有困难的现在，不必把它当作大众的读物来大量地印行”；又说：“我们现在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这是不得已的。……对于广大的读者，且等将来的铅印本吧，——我们现在是这样打算：这全部日记将来都要收进《鲁迅全集》里去，如果除收入全集外还有必要，也可以另印铅字单行本。”到了一九五九年八月，铅印单行本的《鲁迅日记》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上下两册，特点是由编者新加了标点。直到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新版《鲁迅全集》时，《鲁迅日记》才作为第十四、十五两卷编入《鲁迅全集》。这次又重新整理了标点和

文字的误植，增加了人物注释和书刊注释。这当然是一部接近完美的版本了。雪峰同志的预言，经历了整整三十年终于成为事实。但是遗憾的是他已不能亲见。

应该说，对于《鲁迅日记》的出版，是鲁迅研究者们早就盼望的事。人们对于它的价值和重要性也是逐步加深认识的。即以最早倡议影印《鲁迅日记》的冯雪峰同志，当时他也曾经说过：“我们认为这日记并非作者记录自己的思想的作品”（《〈鲁迅日记〉影印出版说明》），这显然有些武断，如果说“主要不是记录自己思想的作品”就好了。听说雪峰同志的晚年，仍然把主要精力放在《鲁迅日记》的整理上，这也说明他自始至终是看重这部作品的。可惜近几十年来竟剥夺了他的发言权，他已来不及再公开讲明他的观点了。

我以为在鲁迅研究领域里，人们开始重视《鲁迅日记》大体是在六十年代初。这当然是借助了《鲁迅日记》铅印本的流传。在这以前人们似乎还很少利用它。林辰同志的《鲁迅事迹考》一书，写于解放以前。如果当时他手边有一部《鲁迅日记》，那成绩显然更加辉煌。一九八一年《鲁迅事迹考》重印第三版时，作者特别感慨于那时无从看到《鲁迅日记》这类难得的资料。

到了近十年来，人们在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鲁迅日记》几乎是鲁迅研究者的入门书，凡是从事鲁迅和现代文学研究的人，如果没有读过《鲁迅日记》，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是一般热爱鲁迅作品的读者，也愿意从《鲁迅日记》里多了解一些作家的生活。现在已经没有人说《鲁迅日记》只能是一部放在图书馆里，以备少数人查考参阅的文献资料了。可喜的是，我们已经看到了不少作者根据《鲁迅日记》提供的线索，进行研究而写成的专著。比如一九八二年出版的《鲁迅与北京风土》（邓云乡著）即

是其中之一。作者在该书《后记》中明确地讲：“我是以《鲁迅日记》中所记为纲而成的。”此外，如倪墨炎著《鲁迅革命活动考述》、陈漱渝著《鲁迅史实新探》、马蹄疾著《鲁迅讲演考》等有特色的专著，也莫不从《鲁迅日记》中取材和得益。现在，对于《鲁迅日记》的探索、研究、利用并不是已经到了无可作为的程度，而是有待更多的人来重视，相信还会出现一些新的成果。

我在业余时间也爱读一点鲁迅的书，从事一点鲁迅研究。不客气地说，完全没有什么计划，也没有人给我指定题目，所写的文章很多是因为读了《鲁迅日记》而引起的。我写的《〈一件小事〉以外》，谈鲁迅与人力车夫的接触，几乎都得自《鲁迅日记》里的零星记载。《王阿花》，谈鲁迅帮助女佣的事，是看了《鲁迅日记》才去找别的材料的。《歌女篇》更是根据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六日的《鲁迅日记》：“夜全寓十人皆至同宝泰饮酒，颇醉。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为什么鲁迅召一女妓来谈？忽然想到鲁迅旧诗《所闻》里写到了战火中的侍女，而时间又相吻合，结果就写出了此篇。我似乎养成了一种习惯，每逢遇到涉及鲁迅先生的事，总要翻翻《鲁迅日记》，设法从中找到实证。

鲁迅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半个世纪了，好象已经很遥远，可是读了他的日记便有身临其境之感，仿佛可以见到他的声容笑貌，听到他那心的跳动，同他一起喜怒哀乐。

《鲁迅日记》是作者从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最初来到北京之日写起的，至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逝世头一天终止，前后经历了二十五年的时间。本来在南京求学前后，鲁迅已经开始写日记了，周作人在自己的文章中就引述过鲁迅的早期日记，只是早已失落多年，毫无踪迹了。

对于自己的日记，鲁迅先生在《华盖集续编》的《马上日记》里有过说明：

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日记的人们很不少。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后便也会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为他写的时候不象做《内感篇》外冒篇似的须摆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来。我想，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

我的日记却不是那样。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来。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元，复D信。一行满了，然而还有事，因为纸张也颇可惜，便将后来的事写入前一天的空白中。总而言之：是不很可靠的。但我以为B来是在二月一，或者二月二，其实不甚有关系，即便不写也无妨；而实际上，不写的时候也常有。我的目的，只在记上谁有来信，以便答复，或者何时答复过，尤其是学校的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几成几了，零零星星，总是记不清楚，必须有一笔账，以便检查，庶几乎两不含胡，我也知道自己有多少债放在外面，万一将来收清之后，要成为怎样的一个小富翁。此外呢，什么野心也没有了。

这段话显然是为了作文章而写的，颇有一点幽默感和自谦之词，不能那么认真的看作是科学地解释自己的日记。但是大体反映了《鲁迅日记》的实际状况，是可信的。同时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地看到，《鲁迅日记》还是部分地记录了作者的思想，写出了他对时势、环境、人物的看法，鲜明地表示了他的爱憎。我们应该

对鲁迅留下的这部宝贵的文化遗产，作出全面的评价。

从《鲁迅日记》里，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几点：

一、《鲁迅日记》是研究鲁迅生平史实的重要根据。不能说从《鲁迅日记》里便可以看到鲁迅思想发展的全部历程，但是自从辛亥革命以后，鲁迅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和文化活动，在这里约略地都有反映。诸如“三·一八”女师大风潮，中山大学事件，包括济难会和互济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国际反战大会、“左联”成立大会等重要活动，都可以从《鲁迅日记》里找到记载。象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日鲁迅等人到德国驻上海领事馆抗议希特勒的法西斯暴行；同年六月二十日赴万国殡仪馆参加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杨杏佛烈士的大殓等，也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史迹。当然，有些重大政治内容的活动，以及同共产党重要人物的联系，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也不便于全部写出。但是从有限的记载里也能整理出一篇鲁迅同共产党人接触的史料来，那名单也是相当可观的。至于鲁迅先生同宋庆龄先生的接触，在《鲁迅日记》里也并非一两笔，如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三日便记载：“得孙夫人信并赠糖食三种，茗一匣”。日记里的有些记载虽非重大活动，却也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特务们的恶行。如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日《鲁迅日记》记载：“魏金枝自杭来，夜同往兴亚夜餐，同坐又有柔石、雪峰及其夫人，归途有形似学生者三人，追踪甚久。”同年四月二十九日记载：“上午得上海邮务管理局信，言寄茅尘之《萌芽》第三本，业被驻杭州局检查员扣留。”同年九月十日记载：“下午收靖华所寄《十月》一本，《木板雕刻集》（二至四）共叁本，其第二本附页列宁像不见，包上有‘淞沪警备司令部邮政检查委员会验讫’印记，盖彼辈所为。”所有这些，都是与研究鲁迅生平和史实有关的珍贵文献。

二、《鲁迅日记》是研究鲁迅思想发展的重要史料。即如前面所举的几项鲁迅的生平史实,也很难说与鲁迅的思想无关。所以凡是研究鲁迅思想发展史的,更不能不看《鲁迅日记》,因为这里有比鲁迅在小说和杂文里所写的更加直接、具体、形象的记载。比如鲁迅在教育部的生活,从《鲁迅日记》里可以集中地看到北洋政府的种种腐败。如一九一二年五月十日鲁迅写道:“枯坐终日,极无聊赖”。同年七月十二日写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同年七月三十日写道:“下午赴中国通俗教育研究会,傍晚乃散。此会即在教育部假地设之,虽称中国,实乃吴人所为,那有好事!”同年八月五日写道:“下午赴部听教育会议员说各地教育状况,而到者止浙江二人。”一九一三年二月十三日写道:“下午有美国人海端生者来部,与次长谈至六时方去,同坐甚倦。”同年四月二十日写道:“得本部通知,云陈总长以中央学会事繁,星期亦如常视事,遂赴部,则无事”。同年九月二十八日写道:“又云是孔子生日也。昨汪总长令部员往国子监,且须跪拜,众已哗然。晨七时往视之,则至者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钱念敏又从旁大声而骂,顷刻间便草率了事,真一笑话。闻此举由夏穗卿主动,阴鸷可畏也。”一九一四年一月五日写道:“上午九时部中开茶话会,有茶无话,饼饵坚如石子,略坐而散。”同年五月十二日写道:“上午次长梁善济到部,山西人,不了了。”此外,作为一名部员,鲁迅还要听袁世凯训话(《鲁迅日记》1912年12月26日)。每年祭孔典礼,头一天夜里还要到国子监去住。各种应酬也穷以应付,上了班有时只好“与同事杂谈清末琐事”。结合当时的政局黑暗,鲁迅最后得出结论:“无日不处忧患中,可哀也。”甚至连春节之夜也难以排除悲愤的感情,一个人冷冷地在会馆里:“旧历除夕也,夜独坐录碑,殊无

换岁之感。”(《鲁迅日记》1917年1月27日)如果研究辛亥革命以后鲁迅思想苦闷的,撰写鲁迅评传或文学传记的,塑造鲁迅人物形象的,难道可以不看这些日记吗?

三、《鲁迅日记》是研究鲁迅作品的重要线索。鲁迅先生开手或写完一篇文章,或完成一部译著、校订一部古籍之后,甚至连文章最初发表何处,都在日记里有所记录,这自然为后人考索他的创作系年提供了方便。例如一九一四年六月三、四日,他在日记里写下完成了一篇约四千字的文稿《异域文谈》,交给许寿裳转与《庸言报》。但是七十余年后,至今未能发现鲁迅的这篇佚文。又如鲁迅很少撰写有关电影的文章,但是在他的后期《鲁迅日记》里常常记载着看过电影以后的观感,这当然是撰写鲁迅与电影专著的人最感兴趣的。

关于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周作人在他写的《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书中,收有一篇《狂人是谁》。作为小说中狂人的模特儿,周作人说:“这人乃是鲁迅的表兄弟,我们姑且称他为刘四,向在西北游幕,忽然说同事要谋害他,逃到北京来躲避,……鲁迅留他住在会馆,清早就来敲窗门,问他为什么这样早,答说今天要去杀了,怎么不早起来,声音十分凄惨。……据说他那眼神非常可怕,充满了恐怖,阴森森的显出狂人的特色……鲁迅给他找妥人护送回乡,这病后来就好了。”小说里的人物当然不能与现实生活里的人物去硬套,可是如果鲁迅根本没有见过这个精神病患者,也许就想不起来借用这个人物的外型特征,赋予他与现实人物完全不同的思想经历。鲁迅笔下的狂人同他的这位表兄弟是没有什么必然的内在联系,不过借用了人物的某些外壳而已。但是从创作源于生活的角度来考虑,周作人提供的这条线索还是可以供我们参考的。这位“刘四”,

实际是鲁迅的姨表兄弟，名叫阮久孙，同哥哥阮和孙一起在山西一带游幕。这在《鲁迅日记》中可以找到记载。如一九一六年十月三十日写道：“上午得久孙信，廿四日发。午后往警署。晚又往警署。久孙到寓。”我怀疑病人阮久孙的信是在山西发出的，如在北京发信不会经过六天才收到。也许鲁迅收到信后不见人来，便急忙去警署打听此人的下落，所以晚上又去了一次。结果当天见到了这位发疯的表兄弟。第二天赶快写信告诉在山西的病人的哥哥：“寄和孙信。”日记里还写着：“下午久孙病颇恶，至夜愈甚。急延池田医士诊视，付资五元。旋雇车送之入池田医院，并别雇工一人守视。”第三天写着：“下午赴池田医院。”第五天上午、晚上两次去医院探视。第六天晚上去医院，又给阮和孙写了信，报告治疗情况和准备送病人回故乡。所以第七天写道：“晚往池田医院付诸费用泉，又为买药足一月服，共银三十三圆。夜风，呼工蓝德来。”（《鲁迅日记》1916年11月5日）第八天写道：“六日雨。黎明起，赴池田医院将久孙往车驿，并令蓝德送之南归。给蓝德川资五十元，工泉十元，又附一函。”八日又寄和孙信，告知一切。一周以后送病人回绍兴的工人蓝德回来了，鲁迅又付他工钱十元。恰好这一天也接到了病人在绍兴发来的一封信。同年十二月五日，鲁迅还为病人“买药三种，量杯一具”。很显然这两个月来为病人的奔波，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到一九一八年四月他写《狂人日记》时便自然而然地借用了部分素材。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研究鲁迅作品的创作准备和创作思想时，仔细地阅读《鲁迅日记》还是很有必要的。

他如小说《端午节》里写到的官俸只发几成和学校发生的索薪事件，等等，在《鲁迅日记》里都能查到有关的记载。有很多个

人的经历都移植到小说里来，甚至在小说《社戏》的开头，写到初到北京看京戏的事，在《鲁迅日记》也可以查到依据。

四、从《鲁迅日记》里可以研究鲁迅对待中外历史、文化的态度。鲁迅先生无论是在北京或上海时期都有在日记里记载买书的习惯，并且每年都有一份书账。他是十分注重这项记录的。可惜我们对此却缺少系统的研究，没有很好地利用这批文献资料。比如鲁迅的历史修养和文化修养是从何而来的，他究竟读过一些什么样的书，哪些书对他的影响较大，对形成他的思想发展起过关键作用，等等。如果根据《鲁迅日记》提供的线索，也可以写出可靠的、丰富的论证文章。王观泉同志多年来研究鲁迅的美术思想，有的同志研究鲁迅与木刻运动的历史，除了先生的少数专题文章以外，大量的材料是根据鲁迅先生的书信和日记。几年前笔者也写过一篇《鲁迅与日本浮世绘》，似乎是别人不曾道及的方面，而我依靠的材料主要是《鲁迅日记》里的书账和书信。鲁迅藏书中的外文书籍和美术画册极为丰富，这些内容也还有待人们去发掘和研究。

五、从《鲁迅日记》里可以欣赏鲁迅的文采。如果说《鲁迅日记》仅仅是一部枯燥的起居流水账，当然也就不具备艺术价值和供人欣赏的价值了。我觉得鲁迅先生在写日记时还是笔之所至流露了他的思想感情，有些文字相当抒情，相当凝练，相当动人。特别是在早期的日记里，表现得更为明显。有些片断就是一篇小品。有的犀利如杂文，有的还写了民俗，富有风俗画的色彩。

请看鲁迅先生笔下的北京风情：

“晚……少顷大雨，饭后归，道上积潦二寸许，而月已在

天。”(1912年7月27日)

“晚钱稻孙来，同季市饮于广和居，每人均出资一元。归时见月色甚美，骤游于街。”(同年8月22日)

“上午与季市就稻孙寓坐少顷，同至什刹海，已寥落无行人，盖已过阴历七月望矣。”(同年9月1日)

“……受午饭，饭后偕稻孙步至什刹海饮茗，又步至杨家园子买蒲陶，即在棚下啖之……”(同年9月5日)

“阴历中秋也。……晚铭伯、季市招饮，谈至十时返室，见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焉，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之不。”(同年9月25日)

“七时三十分观月食约十分之一，人家多击铜盘以救之，此为南方所无，似较北人稍慧，然实非是，南人爱情漓尽，即月真为天狗所食，亦更不欲拯之，非妄信已涤尽也。”(同年9月26日)

“风挟沙而县，日光作桂黄色。”(同年10月4日)

“本馆祀先贤，到者才十余人，祀毕食茶果。夜微风，已而稍大，窗前枣叶簌簌乱落如雨。”(同年10月27日)

“是日易竹帘以布幔，又购一小白泥炉，炽炭少许置室中，时时看之，颇忘旅人之苦。”(同年11月8日)

“晨微雪如絮缀寒柯上，视之极美。”(1913年1月15日)

“夜子佩来。旧七月十五日也，孺子多迎灯。月食。”(1914年9月4日)

“全日酷热。蝉夜鸣。夜半雨。”(1916年8月12日)

“夜地震约一分时止。”(1920年12月16日)

“大风吹雪盈空际。”(1924年12月31日)

这里有北京街道夜景的描写，有在葡萄架下吃新摘下的葡萄的记事，有初见北方落雪的美景，还有气象风候，月食、地震的记录，于研究民俗和研究北京地方史的亦不无帮助。何况这些简洁白描式的语言自有一种艺术的魅力，同样具有鲁迅作品的风格。此后因鲁迅到了厦门、广州、上海，日记里也不时有关于飓风、月食等记载，例如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便记载了上海月食之夜，市民大放爆竹的风俗。总之，我们把《鲁迅日记》作为一部有艺术欣赏价值的文学读物来看待，并不是过份的。

鲁迅先生的日记的确是北京时期，或者更确切一点说是“五四”以前的部分抒发感情的描写，议论较多，这以后的则逐渐简略。有人说这是因为鲁迅先生从事小说及杂文创作以后，不可能再在日记里投掷更多的笔墨了。到了上海以后，情势更加复杂，战斗生活更加紧张，他的笔就不得不更加约束，有时几乎只写人物、信件往来。然而由于鲁迅思想和生活的变化，显然后期的日记内涵更加丰富，也更有意义了，因此更值得我们去细心地探索，不能因为文采不如前期日记鲜明而忽视了它。

早在一九三九年许广平同志就说过，以鲁迅先生一生的坦率，他的日记是最真不过的了，日记里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完全可以公开。“但倘使说从这里可以窥知一切，那也恐怕未必尽然。”又说：“因此我们可以得一概念，他的日记写的大约是不大不小的事。太大了，太有关系了，不愿意写出；太小了，没有什么关系了，也不愿意写出。”（许广平著《欣慰的纪念》）我以为这些话说得十分适当，可以作为我们研究《鲁迅日记》时的参考。

现存的二十几年的《鲁迅日记》，都是在忧患和战斗生活中写下来的，包含了作者的不少苦辛，有些还是在病困、战火和避